

香港粵語陰平調及變調問題

張日昇

I

古代四聲系統，由於濁聲母的消失，演變成陰陽兩類：古清聲母屬陰調，古濁聲母屬陽調。換言之，今方言調類之分陰陽，相當於古聲母之分清濁。此種歷史音變在漢語各地方言中有着不同的表現：調值固然不同，調類之多少亦有很大的差異。其中最能完整地反映這種歷史演變痕跡的有吳語方言，潮汕方言和粵語方言等。以廣州音為代表的粵音，四聲俱分陰陽，而陰入更按主要元音之長短關係，分為上陰和下陰入兩類。（註一）結果，粵音共有九聲：

調類	調值	例字
陰平	˩ (55:) 或 ˨ (53:)	私 si 夫 fù
陰上	˨˨ (35:)	使 sí 苦 fú
陰去	˨˨ (33:)	試 si 富 fu
上陰入	˩ (5:)	識 sik 忽 fāt
下陰入	˨ (3:)	洩 sit 法 faat
陽平	˨˨ (21:)	時 sih 扶 fùh
陽上	˨˨ (23:)	市 síh 婦 fúh
陽去	˨˨ (22:)	事 sih 父 fuh
陽入	˨ (2:) 或 ˨ (22:)	食 sihk 佛 faht

註一：見趙元任語言問題，台灣商務，民57年，第70頁；但林蓮仙謂「從主要元音的長短或音位的前後去分辨上、中陰入調字，我認為未免流於形式，而且也不全面。……結論，粵音的上陰入字，主要來自古三等韻，尤以開口三等為多；其次，與合口一等畧有關係。」見林著「論粵語的入聲調」，崇基學報第三卷第一期，1963，第43—44頁。

九聲是傳統的稱呼。按音理上說，聲調的不同，是聲音高低、升降、輕重的變異，與韻母收音無關。所以，粵方言裏照古韻以 -p, -t, -k 收音的入聲，實在不是聲調。就調值上說，上陰入與陰平，下陰入與陰去，陽入與陽去都各自相同，只有舒促之別而已。所以，比較正確的說法是六聲，因為入聲究竟不是聲調。從上表中，我們意注到陰平有兩個調值。袁家驊認為是一個音位下的兩個變體。(註二) 但是，對於這種變體的性質，他卻沒有加以解釋。趙元任先生粵語入門說(註三)：

「除上述六種聲調，或傳統上認為九聲外，還要加多兩個稱為「變音」的聲調，一個是高調變音，調值 55，如：香煙的煙。這變音與第七節所述的高平調連調變化 (Sandhi) 不同，因為煙(香煙)這個字不論是否在高調之前，都有這個特殊聲調。第二個是上聲變調，它比第一個更常見，調值25，如：枱。從描寫語音實況來看，這兩個變音實在是兩個獨立聲調，可以與各類音節同時出現。但在實際用途上，將每個變音的字與它的本音字系聯在一起還比較方便。這種處理方法是有數項理由作為根據的。第一，變音的字，大多數是從其它聲調的字演化，如：枱(25:) 是來自台(21:)。第二，普通的聲調与其它聲音如：p, a, s, l 一樣不含有任何特別意義，而變音則有構詞上的意義，表示時常提及之熟悉事物(或人物、動作)。最後在文字上，一個變音差不多總是與所從衍化的字同一書寫。」

趙元任先生把一個獨立的音位 55 調(關於 25 調的調值及獨立性，我們留在第四節討論)歸附到陰平調，而認為這種變音是詞素論上的問題，不在音位論中討論，大抵是為了解教授上的便利，因為粵語入門是一本供外國人學習粵音用的教科書。但他卻明確地指出 55 調在語音實況中是一個獨立調類，與袁家驊的意見恰好相反。宗福邦也就廣州話裏 55 調和 53 調有大量的對立 (Contrast) 現象，首先否定陰平調有兩個變體的說法。(註四) 他的論據大都正確可信，但是，他的語音根據是廣州話，和現在香港人說的粵語略有不同，所以，本文就香港粵語對這個問題重新檢討，加以補充，並指出廣州香港兩地語音差異的現象。

為要了解 55 調的分合問題，我們先要清楚變體的性質。在一個語言裏，一個音位

註二：袁家驊漢語方言概要，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第188頁。

註三：趙元任 *Cantonese Primer* (粵語入門)，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第34頁。

註四：宗福邦關於廣州話陰平調的分化問題中國語文，1964，第四期。

中可以有不同的變體，不過這些變體都並沒有區別詞義的作用。不同的變體可以分兩種：

(一) 條件變體：音的變動，要看和它結合的音的情形。英語送氣和不送氣互混不分，如：/p/ : [p] , [pʰ] …… [p] 和 [pʰ] 不產生意義上的差異。但是，它們彼此替換不是任意，而是有條件的。[p] 可以出現於 [s] 之後，[pʰ] 則絕不出現於 [s] 之後。雖然 [p] 可以讀 [pʰ]，但是受到一定條件的限制。

(二) 自由變體：一個音素無論在任何語音環境下，都可以任意拿另一個音素來替換，而不產生意義上的差別。如香港一部分人是 [l] 和 [n] 不分的，男人可以是 làahmyán，也可以讀作 nàahmyán。

粵方言 55 調和 53 調是條件變體呢，還是自由變體呢？假如我們認為它是條件變體，它應當和 53 調在不同的語音環境裏互為補充，互不對立，如英語 [pʰ] 永遠不出現於 [s] 之後，而 [p] 則可以出現於 [s] 之後。但是，粵方言 53 調和 55 調同時可以和任何聲母韻母結合，並且可以與其它各調類同時出現。換言之，它們在同一語音環境下出現，產生對立的關係和意義上的差異。所以 55 調和 53 調不是同一音位下的兩個條件變體，茲舉例如下（註五）：

註五：對比舉例有一半採自宗文的，不逐一注明，為求省便，非敢掠美。羅馬拼音採用耶魯式 Yale System，耶魯式與國際語音符號 IPA 對照如下：

輔音	Yale	p	b	t	d	k	g	ch	j	kw	gw	m	n	ng	f
	IPA	[pʰ]	[p]	[tʰ]	[t]	[kʰ]	[k]	[tʃʰ]	[tʃ]	[kʷ]	[kw]	[m]	[n]	[ŋ]	[f]
	Yale	l	h	s	y	w									
	IPA	[l]	[h]	[ʃ]	[j]	[w]									
元音	Yale	a	aai	aau	ai	au	e	ei							
	IPA	[a]	[a:i]	[a:u]	[ɛi]	[ɛu]	[ɛ]	[ei]							
	Yale	eu	eui	i	iu	o	oi	ou							
	IPA	[œ]	[œy]	[i]	[i:u]	[o]	[oi]	[ou]							
	Yale	u	ui	yu											
	IPA	[u]	[ui]	[y]											

至於聲調方面，耶魯式用「\，/，—」這三個符號加在主要元音上來分別表示降調，升調和高平調；同時，又用 h 附加在元音（或複元音）後頭來表示陽調：

ā, āt 上陰平，上陰入

à 下陰平

á 陰上

a 陰去

áh 陽平

áh 陽上

ah, aht 陽去，陽入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雕 diu	: 凋 diù	乩 gēi	: 譏 gèi
羹 gāng	: 庚 gāng	辯 bin	: 鞭 bìn
蚊 mān	: 爛 màn	燈 dāng	: 登 dàng
廳 tēng	: 聽 tēng	蕉 jiū	: 焦 jiù
撐 chāng	: 撐 chāng	葱 chūng	: 冲 chòng
簫 xiū	: 燒 xiū	衫 sāam	: 三 sàam
龜 gwāi	: 歸 gwāi	糕 gāu	: 高 gòu
柑 gām	: 甘 gām	鷹 yīng	: 應 yìng
箋 jin	: 煎 jìn	猪 jyū	: 諸 jyù
伏 fū	: 夫 fū	鈎 ngāu	: 勾 ngāu
星 sīng	: 陞 sīng	鞍 ān	: 安 ān
翁 yūng	: 雍 yūng	瘡 chōng	: 蒼 chōng
鐘 jūng	: 忠 jūng	窗 chēung	: 娼 chēung
好孫 hóu syūn	: 好酸 hóu syùn	音讀 yāmduhk	: 陰毒 yàmduhk
藥方 yeuhkfōng	: 弱方 yeuhkfōng	圖章 tòuhjēung	: 塗漿 tòuh jèung
現金 yihngām	: 現今 yihngām	方糖 fōngtòhng	: 荒唐 fòngtòhng
蜂蜜 fūngmaht	: 封密 fūng maht	雙糧 sēunglèuhng	: 相量 sèunglèuhng
大方 daaih fōng	: 大慌 daaih fōng	頭巾 tàuhgān	: 頭筋 tàuhgàn
死獅 séi si	: 死尸 séisi	儒家 yùhgā	: 余家 yùh gā
煙喉 yīnhàuh	: 咽喉 yīnhàuh	僧人 jāngyàhn	: 憎人 jàng yàhn
班長 bāanjéung	: 頒獎 bāan jéung	詩人 siyàhn	: 私人 siyàhn
龍舟 (粵謳) lùhngjāu	: 龍州 (地名) Lùhngjāu		
不〔留〕(一向) bātlāu	: 不鬻(不怒) bātlāu		
好〔聲〕(小心) hóusēng	: 好腥 hóu sēng		
打雙(重疊) dásēung	: 打傷 dá sēung		
分數(積分) fānsou	: 分數(主意) fàn sou		
內中(有時) loijūng	: 內中(其中) loihjūng		
大官(大少爺) daaih gūn	: 大官 daaih gūn		
麻鮑(一種鮑魚) mǎhbāau	: 麻包(袋) mǎhbāau		

包果 bāaugwó : 包裹 bàaugwó
 四方(形) seifóng : 四方(東南西北) seifòng
 亞飛會議 afèiwuihyih : 亞非會議 A Fèiwuihyih

唔通噉樣(難道如此) mtūng gámyéung : 噉樣唔通(如此不行) gámyéung mtūng

從上舉各例看來，55 調和 53 調不獨不是條件變體，而且從大量的對立中證明它們不能夠歸納到一個音位內，而成爲兩個獨立的調類。不過，在下這結論之前，我們先要觀察下列一些例子：

(甲) 董仲舒	syū	或	syù	梁啓超	chiu	或	chiu
卓文君	gwān	或	gwàn	劉 歡	yām	或	yām
歐陽修	sāu	或	sàu	朱元璋	jēung	或	jèung
荔 枝	ji	或	ji	龍 蝦	hā	或	hà
口 腔	hōng	或	hòng	仁 兄	hīng	或	hìng
起 初	chō	或	chò	小 康	hōng	或	hòng
除 非	fēi	或	fèi	秘 書	syū	或	syù
旁 邊	bin	或	bìn	癲 瘋	fūng	或	fùng
(乙) 烏 蠅	yīng	或	yìhng	時 髦	mōu	或	mòuh
自 己	gēi	或	gèi	乞 兒	yī	或	yìh
收 尾	mēi	或	méih	冇幾耐	lōi	或	lòih
(丙) 春 天	chēuntin	或	chèuntin	烏 鴉	wūngā	或	wùngā
親 身	chānsān	或	chànsàn	筲 箕	sāaugēi	或	sàaugèi
高 峯	gōu fūng	或	gòu fùng	鴛 鴦	yēunyēung	或	yèunyèung

甲組字例中的陰平字有 55 調和 53 調兩種，可以任意替換而不產生意義上的變化，這正合乎自由變體的條件。乙組字例中的非陰平字亦有兩個調值上的自由變體，不過這類字的出現並不普遍。丙組的語叢音變是一種連調變化 (tone sandhi)，這種一詞兩讀也是隨意的，不受限制的，但又不致引起語言交通上的誤會。那麼，我們可否根據上述例子指出 55 調中存在着內部矛盾的情形，而否定它是一個獨立的調類呢？爲要了解這種現

象，我們先要清楚聲調變化的兩類型：一類是從本方言原有的甲調變到乙調，一類是從本方言裏單念時的基本調型變成本方言單念時向來沒有過的新調子。前一類如北京話兩個上聲字相連的時候，第一個上聲字就變成陽平（ㄨˇ(214:) → ㄨˊ(35:)）。後一類變成另一個新調子的，例如北京話的上聲和其它非上聲的聲調相連時，前一個上聲字差不多就只讀一半（ㄨˇ(214:) → ㄨˊ(21:)）。粵音變調就只有前一類而沒有後一類，所以55調字中出現兩種類型：一種是基本是55調字，還有一種是高平變調，包括連調變化和自由變體。

從音位論的觀點，我們已經毫無疑問地把粵音陰平調劃分為55調和53調兩類。正如陰入調之有上陰入和下陰入，我們不妨稱55調為上陰平，53調為下陰平。那麼粵音聲調除去三個入聲，應當共有七個了。

II

上陰平調從下陰平調分化出來是一種歷史音變的現象。引起這種分化的語音條件是不能夠利用一般漢語演變的規律來加以解釋。但是，從陰平調詞彙中可以觀察到一項上陰平字和下陰平字在對立時所產生的一種語法上普遍存在的關係。那就是：55調出現於具體名詞詞素，而動詞、修飾詞及量詞則和53調同時出現。這種現象我們可以看作陰平調分化的形態條件，茲舉例如下：

(甲) 名詞和動詞的對立：

	上陰平	下陰平		上陰平	下陰平
翻 faan	打大翻	翻天覆地	揮 fai	揮春	指揮
門 saan	門門	門門	勾 ngau	鐵勾	勾結
攤 taan	書攤	攤還	偷 tau	小偷	偷嘢
抽 chau	手抽	一手抽出嚟	咪 mai	咪家	咪得
標 biu	落標	標會	鋪 pou	地鋪	鋪張
挑 tiu	担挑	挑逗	招 jiu	絕招	招手
徵 jing	特徵	徵求	監 gaam	坐監	監督
撈 lou	撈家	撈世界	光 gwong	賞光	光顧

科 fo	科長	科款	生 sang	接生	生產
歌 go	唱歌	歌唱	襖 lou	大襖	襖住件衫
拖 to	拖鞋	拖拉	煲 bou	茶煲	煲茶
當 dong	石敢當	不敢當	梳 so	牛骨梳	梳頭
裝 chong	西裝	裝修	叉 cha	魚叉	叉魚
堆 deui	垃圾堆	堆塞	遮 je	雨遮	遮住
箍 ku	橡根箍	箍實	釘 deng	鐵釘	釘鞋
封 fung	信封	封口	篩 sai	米篩	篩米

(乙) 名詞與修飾詞對立：

	上陰平	下陰平	上陰平	下陰平
貪 taam	天貪	貪心	酸 syun	鹽酸
單 daan	貨單	單獨	鬆 sung	牛肉鬆
生 saang	學生	生猛	通 tung	中國通
軒 hin	書軒	軒昂	顛 din	山顛
鮮 sin	海鮮	新鮮	鋒 fung	刀鋒
晶 jing	水晶	晶瑩	尖 jim	牛角尖
青 cheng	採青	青色		尖銳

(丙) 名詞與序數 (或定詞) 對立：

	上陰平	下陰平	上陰平	下陰平
丁 ding	搵丁	丁	千 chin	老千

(丁) 名詞與量詞對立：

	上陰平	下陰平	上陰平	下陰平
班 baan	日班	一班人	間 gaan	洗手間
番 faan	番號	一番	灘 taan	沙灘
分 fan	平均分	一分錢	殮 chaan	西殮
單 daan	被單	一單	劑 jai	藥劑
枝 ji	鐵枝	一枝	杯 bui	茶杯
盅 jung	揭盅	一盅		一杯

利用調類的對立來適應構詞上的需要是可以從漢語歷史中找得證據的，如長 chéuhng 讀陽平是形容詞，長 chéung 讀陰上是動詞。所以，在粵音陰平調的分化過程中，出現詞類對立的現象也是不難理解的。上面所舉的例子，固然是很典型的詞類對立，但是，甚至在另外一些向心結構的複詞中，亦可以找到相似的語法現象：上陰平調出現於複詞的被修飾成分，下陰平調則出現於複詞的修飾成分。在漢語語法上，被修飾成分是具有強烈的名詞性，而修飾成分則具有非名詞性。這種情形正好和我們上面提出的形態變化條件一致：

	上陰平	下陰平		上陰平	下陰平
雞 gai	母雞	雞蛋	蝦 ha	麻蝦	蝦米
工 gung	技工	工廠	珠 jyn	夜明珠	珠寶
軍 gwan	海軍	軍隊	鈔 chaau	現鈔	鈔票
精 jing	味精	精華	規 gwai	圓規	規矩
瓜 gwa	白瓜	瓜仁	司 si	警司	司法

按照現代漢語語法結構的特點，複詞中被修飾成分大多是放在修飾成分後面。這就是我們時常發現上陰平調字出現於複詞末位的原因。不過，袁家驊曾經提出一個相反的理论（註六）：

「粵方言構詞法有一個特點，即有一批雙音詞，修飾性詞素放在被修飾的詞素後面，這一特點是僮侗語構詞的重要特點。例如粵方言把「客人」叫「人客」，把「乾菜」叫「菜乾」，把「公雞」叫「雞公」，把「公牛」叫「牛牯」（牯即公的意思）……」。

從所舉的例子中觀察，我們發覺他的理論是缺乏有力的證據。第一，「客人」和「人客」，「公雞」和「雞公」同時存在粵方言詞彙中，可以任意交替使用，而且這一類的例子並不普遍。第二，「菜乾」的乾字，我們可以肯定是屬於被修飾成分；因為「乾」字在這裏的含義是「經過脫水處理和製作的食物」。假如「乾」字是修飾詞，修飾「菜」字，則這菜是可以指任何一種菜，但菜乾一詞，在粵方言裏是指白菜。又如猪肉乾，牛肉乾都是可口的零食，但是，如果說乾猪肉，乾牛肉則不成詞了。同樣，「海鮮」的鮮字，「魚生」的生字，都是詞組中被修飾成分。因為我們要吃的不是海，而是海中生猛新鮮

註六：袁家驊前引文第 181 頁。

的魚；我們要吃的，不是生魚，而是剛熟的魚片。又如「燒青」是搪瓷器的別稱，根本就沒有燒成青色的意思。

上陰平調與具體名詞詞素同時出現的情形，再可以從上陰平調字彙中找出證據。在排除一切變調條件之下，包括連調變化和自由變體，我們分析 736 個常用陰平字中，得到以下的結果：

(一) 只具有一個調值的陰平字，這個調值是：

甲、55 調的共 69 個，其中有 56 個是具體名詞，13 個語助詞及摹聲字：

獸 daai	奶 naai	貓 maau	簪 jaam
衫 saam	嬰 ang	箏 jang	框 kwaang
龜 gwai	鷗 au	筊 dau	鰍 chau
鶴 am	柑 gam	蕊 sam	胗 jan
參 sam	僧 jang	鶯 ang	羹 gang
妃 fei	詩 si	鷓 diu	蕉 jiu
簫 siu	辮 bin	箋 jin	甍 jin
鷹 ying	猩 sing	糕 gou	酥 sou
鍋 wo	鞍 on	肪 fong	鎗 chong
瘡 chong	樽 jeun	鎗 chong	窗 chong
箱 seung	伏 fu	盃 bui	胚 bui
鬚 jung	鐘 jung	錶 biu	蜂 fung
窿 lung	鵠 gyun	葱 chung	鏘 chaang
蚊 man	乜 gei	几 gei	綸 gwaan

以上是具體名詞。

喇 la	嗎 ma	啫 je	咩 me
呢 ne	啲 di	吱 ji	啱 miu
麼 mo	噏 dong	呵 ho	啱 ngaam
叮 ding			

以上是語助詞及摹聲字。

乙、53 調的共 276 個，其中有 106 個動詞，70 個修飾詞，7 個量詞序數及代名詞，93 個名詞（包括具體名詞及抽象名詞）：

揸 ja	誇 kwa	嘩 wa	揩 haai
拉 laai	猜 chaai	嘲 jaau	交 gaau
敲 haau	拋 paau	抄 chaau	醜 daam
担 daam	參 chaam	姦 gaan	關 gwaan
攀 paan	刪 saan	爭 jaang	掙 jaang
耕 gaang	烹 paang	撐 chaang	擠 jai
窺 kwai	虧 kwai	棲 chai	調 jau
憂 yau	休 yau	斟 jam	侵 cham
奔 ban	吩 fan	伸 san	崩 bang
登 dang	增 jang	憎 jang	轟 gwang
譏 gei	羈 gei	希 hei	欺 hei
披 pei	除 se	驚 geng	靈 leng
聽 teng	撕 si	施 si	耍 yiu
邀 yiu	驕 giu	飄 piu	銷 siu
燒 siu	占 jim	瞻 jim	拈 nim
添 tim	殲 chim	煎 jin	牽 hin
遷 chin	應 ying	征 jing	傾 king
興 hing	矜 ling	陞 sing	襲 bou
遭 jou	租 jou	翱 ngou	操 chou
摩 mo	搓 cho	看 hon	匡 hong
驅 keui	拘 keui	需 seui	推 teui
催 cheui	摧 cheui	趨 cheui	吹 cheui
殉 seun	詢 seun	殃 yeung	鑲 seung
傷 seung	呼 fu	敷 fu	沽 gu
搬 bun	觀 gun	攻 gung	杼 syu
供 gung	充 chung	衝 chung	輸 syu
儲 chyü	宣 syun		

以上是動詞。

雅 a	嘉 ga	佳 gaai	皆 gaai
歪 waai	艱 gaan	奸 gaan	鰥 gwaan
姍 saan	悽 chai	威 wai	幽 yau
修 sau	羞 sau	今 gam	甘 gam
深 sam	真 jam	珍 chan	紛 fan
芬 fan	均 gwan	欣 yan	新 san
溫 wan	卑 bei	悲 bei	非 fei
幾 gei	稀 hei	奢 che	輕 heng
依 yi	滋 chi	私 si	痴 chi
差 chi	彪 biu	凋 diu	嬌 giu
瀟 siu	超 chiu	兼 gim	堅 gin
偏 pin	先 sin	英 ying	高 gou
騷 sou	滔 tou	粗 chou	多 do
迂 yu	娑 so	疏 so	初 cho
該 goi	剛 gong	蒼 chong	汪 wong
虛 heui	雖 seui	須 seui	敦 deun
彰 jeung	昌 cheung	孤 gu	寬 fun
忠 jung	空 hung		

以上是修飾詞。

卅 sa	三 saam	斤 gan	根 gan
申 san	庚 gan	他 ta	

以上是量詞序數和代名詞。

疤 ba	渣 ja	枷 ga	袈 ga
傢 ga	裳 sa	鯨 sa	差 cha
蛟 gaau	郊 gaau	鯨 gaau	膠 gaau
膠 gaau	輝 fai	閨 gwai	溪 kai
盔 kwai	梯 tai	妻 chai	週 chau
饑 sau	砧 jam	森 sam	寶 ban

氛 fan	婚 fan	勳 fan	筋 gan
姻 yan	因 yan	恩 yan	坤 kwan
薪 san	身 san	瘟 wan	肱 gwang
扉 fei	機 gei	肌 gei	禮 hei
砒 pei	姿 ji	資 ji	絲 si
師 si	答 chi	貂 diu	罌 hiu
霄 siu	咽 yin	鞭 bin	天 tin
兵 bing	京 ging	卿 hing	鬚 sou
戈 gwo	魔 mo	簞 so	災 joi
腮 soi	苔 doi	贓 jong	妝 jong
椿 jong	荒 fong	育 fong	謊 fong
綱 gong	江 gong	缸 gong	肛 gong
眈 gwong	桑 song	湯 tong	靴 heu
軀 keui	駒 keui	津 jeun	漿 jeung
秧 yeung	商 seung	膚 fu	風 fung
蚣 gung	宮 gung	胸 hung	饜 yung
淵 yun	冤 yun	塹 jyun	飡 syun
川 chyun			

以上是名詞（包括具體名詞和抽象名詞）。

- (二) 具有兩個調值的陰平字。這類字是利用聲調作為詞性上的區別：55調出現於具體名詞和複詞的被修飾成分，53調則出現於非具體名詞和複詞的修飾成分，如門門：門門，味精：精華，這類字都已經在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頁列舉出來，這裏不再贅述。

由於下陰平調包括各種不同詞類的詞素，上陰平調則只有具體名詞和少量語助詞及摹聲字，我們可以假定53調是基本的調值，55調分化的形態條件，是具體名詞詞素與非具體名詞詞素的對立，而現在下陰平調字彙中尚有小量具體名詞詞素是說明形態的變化與語法的功用不是永遠並行的。由於關係的參差，事實的複雜，我們不可能把它一律化，簡單化，而抹殺了事實的真相，何況陰平調的分化過程到現在還沒有完成，而具有53調

值的具體名詞詞素恐怕將來會逐漸減少的。

陰平調以詞類對立為分化的條件，這裏所得的結論和宗文一致。但是，他認為除此以外，還有語義對立所引起的分化。（註七）我們雖然並不否認具有 53 和 55 兩個調值的陰平字有時是有本義和派生義的區別，不過，從語義方面去觀察語音演變的現象，是很難得到一個明確的標準，而且他所舉的例字，有百分之五十是可以形態變化來解釋。結果，在整個陰平調字彙中真正只可以用語義對立作為分化條件的，為數極少，我們可以把它們忽略。

III

連調變化並不是歷史的演變，而是語音體系中各成份互相結合的時候所產生的現象。這種音變是具有自動性和機械性的，並且與語義和語法都沒有關係。在漢語各地方言中，粵音連調變化比較上是最簡單的。它只出現在 53 調和 55 調相連結的情形之下。趙元任先生以為這種變調的規律是（註八）：

(1) 53 : + 53 : → 55 : + 53 :

(2) 53 : + 5 : → 55 : + 5 :

袁家驊也列舉了三條規律（註九）：

(1) 陰平 + 陰平 → 55 : + 陰平

(2) 陰平 + 陰平 → 陰平 + 55 :

(3) 陰平 + 陰入 → 55 : + 陰入

宗福邦承認袁氏第一條規律是正確，而否定第二條規律，因為它們彼此互相矛盾，互相抵消。他批評袁氏所舉例證，如：醫生的生字，千金的金字，西裝的裝字雖然是讀 55 調，但並不是變調，這一點是正確的。因為醫院的醫字，千萬的千字，西方的西字，都讀 53 調，而在複詞：醫生，千金，西裝中則讀 55 調，可見 53 調放在 55 調前頭是受逆同化作用而變讀的。至於陰平和陰入連讀，只有上陰入才引起變調，下陰入絕對不產生

註七：宗福邦前引文第 385—387 頁。

註八：趙元任前引文第 26 頁。

註九：袁家驊前引文第 190 頁。他說的陰平調包括上陰平和下陰平。

殭屍 gēungsi	醫生 yisāng	鬆糕 sūnggōu
村莊 jyūnjōng	孖辮 mābīn	書齋 syūjāai
生蝦 sāanghā	空軍 hūnggwān	單車 dāanchē
山籬 sāanlūng	香蕉 hēungjiu	芭蕉 bājiu
錦繡 tāichāang	香菇 hēunggū	山鷹 sāanyīng
三叉 sāamchā	膠梳 gāausō	硝酸 sūisyūn
鄉音 hēungyām	專科 jyūnfō	螺絲釘 lōhsidēng
燒雞 siugāi	私章 sijēung	叉燒包 chāsiubāau
書包 syūbāan	書單 syūdāan	豆沙包 douhsābāau
酸枝 syūnji		

(2) 53 : +53 : → 55 : +55 : (口語) 或不變 (讀書音)

春天 chēuntin	或 chèuntìn	秋天 chāutin	或 chautìn
高峯 gōufūng	或 gòufùng	珠算 jyūsyūn	或 jyūsyùn
鄉村 hēungchyūn	或 hèungchyùn	煎堆 jīndēui	或 jīndèui
鴛鴦 yūnyēung	或 yùnyèung	開心 hōisām	或 hōisàm
聲音 singyām	或 singyàm	天津 Tinjēun	或 Tinjèun

IV

粵方言中除去七個基本聲調外，還有兩個變調。這兩個變調的調型恰好與其中兩個基本調的調型吻合，這就是 55: 和 35:。換言之，55調和 35調各出現兩種形態，55調有上陰平調和高平變調，35調有陰上調和高升變調。粵方言的每一個基本調也可以變讀。按照一般規則，下陰平調變讀為高平變調；上陰平調和高平變調同一調值，陰上和上高升變調同一調值，那就沒有變與不變的問題；其餘調類都一律變為高升變調，（也有變讀高平變調的少數例外，如：自己 jihgēi → jihgēi，烏蠅 wùyìhng → wūyīng，阿姨 ayih → ayī，收尾 sàuméih → sàumēi 等）。

高平變調中出現了自由變體和連調變化兩種。宗福邦認為廣州話陰平變調只有一

種，就是（註十一）：

「凡是處在上陰入調或另一個陰平調（不管是上陰平調還是下陰平調）前面的下陰平字，一律念 55 變調。此外，無論是上陰平調或是下陰平調都不發生其他變調現象。」

換言之，他只承認陰平變調只有連調變化，除了這種臨時隨位音變外，一切讀 55 調的陰平字都是陰平調分化而形成的歷史產物，結果，許多自由變體他卻看作無分化條件可尋的陰平字（註十二）：

「當陰平字作人名用時，與上述情況有些相似。例如「珍、芬、芳……」這樣一些陰平字，當它們作女性名字最後一個字用時，不論原先念 55 調還是 53 調，都一律念成 55 調，這樣看來，念 55 調似乎與人名化有關。但是當我們觀察一下充當男性名字最後一個字的陰平字時，又很難承認人名化是一條帶有普遍性的規律，因為我們看到作男性名字用的陰平字念 55 調與念 53 調是同樣大量存在的。例如：

55調：魯班 司馬遷 班超 馬超 張飛 岳飛 司馬光 歐陽修 宋江 關漢卿
施耐庵 楊秀清 孫中山

53調：荆軻 董仲舒 范仲淹 楊廷昭 朱元璋 于謙 鄭成功 梁啟超 林祥謙
劉志丹 洪深 黃繼光」

上面所舉的 55 調例子中，在讀書時仍然可以讀 53 調，其它如阿珍、阿芳等變讀 55 調就跟阿陳（陽平）、阿趙（陽去）、阿黃（陽平）等讀高升變調一樣，我們不能把它們當作分化而形成的歷史產物看待。55 調的自由變體和連調變化的規律我們已經分別在第一和第三節中說過，所以，我們在下面就單獨着重高升變調的討論。

高升變調的調值，黃錫凌以為「有說成像高上調的，但比高上調似乎還着力些。」（註十三）趙元任先生以為是 25：，但也說「陰上調永遠沒有一個相對的變音字，大概是因為變音（25：）和陰上調（35：）很相似吧。」（註十四）趙先生根據廣州音斷定高升變調是 25：但我從香港粵音裏找不到陰上調和高升變調在調值上有甚麼不同，如：

註十一：宗福邦前引文第 380 頁。

註十二：宗福邦前引文第 388 頁。

註十三：黃錫凌粵音韻彙第 36 頁。

註十四：趙元任前引文第 34 頁。袁家驊前引文第 189 頁說：「……高平變調，調值比原來的陰平畧高……另一個是高升變調，調值比原來的陰上稍為提高一點」。

gauhsí	嚙屎 (陰上)	: 舊時 (高升變調)
Chèuhngdóu	長島 (陰上, Long Island)	: 長度 (高升變調)
kèihpóu	棋譜 (陰上)	: 旗袍 (高升變調)
chohngdóu	撞倒 (陰上, 碰跌)	: 撞到 (高升變調, 遇見)
jíséui	止水 (陰上)	: 紙碎 (高升變調)
máaihlóu	買紐 (陰上)	: 買樓 (高升變調)
yahmyàhnñin	任人捻 (陰上)	: 壬寅年 (高升變調)

從這幾組例子看來，高升變調和陰上調有一共同調值：35：，無怪趙黃二先生也以為它們很相似了。此外，有人提出一個入聲變調，稱為「介入」，調值是4：。不過，從語音實況來說，這個入聲變調絕對不是一個平調，而是一個高升調。所以，我以為這個「介入」就是高升變調的促聲，由於收音短促，或者容易使人覺得它的調值是4：。黃錫凌說：（註十五）

「入聲的中調和低調，也有變成升調，其調值與變上調無異，不過因為有-p, -t, -k的尾音，較為短促罷。」

從整個聲調系統來看，入聲根本沒有獨立的調值：上陰入是上陰平的促聲，下陰入是陰去的促聲，陽入是陽去的促聲，所以我還是把「介入」當作高升變調看待。

由於粵音變調和基本聲調調值剛好相同，結果產生音位論和詞素論上一個問題。除了上陰平和陰上外，其餘各調的調位都有兩個形態：本調和變調。例如：陽平調有21：和35：。如果兩個形態算是同位音（allophone），那麼，陽平的35：和陰上的35：就纏繞不清，產生交叉音位的現象（intersecting phonemes）。在音位論的方法上，這種不同音位下有共同音值的情形，務要避免，那麼我們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唯一的方法是把這種形態音位，都歸詞音論（morphophonemics）的範疇。（註十六）例如：上樓的

註十五：黃錫凌前引文第43頁。袁家驊前引文第189頁說：「入聲也有一個變調，調值跟高升變調一樣，只是短促一些」。

註十六：趙元任先生來信指正云：「變音的 morphophonemic 性提及，但也許也可以說的更肯定一點。我曾經在日本某期刊上寫過一篇東西講這個現象的。」趙先生的文章是“The Morphemic Status of Certain Chinese Tones,” 載於 *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 no. 4, 1959*。他認為粵語這兩個變音與其它基本調不同的地方是變音有「表示熟識事物」的意義；所以，變音可以當作一個後加成份看待。

樓 *láu* 和樓上的樓 *lauh* 算是一詞素 (morpheme) 中的兩個同位語 (allomorph)。這兩個不同的出現形態，不獨包括音的不同，而且也包括音位的不同。

在討論過高升變調的調值和交叉音位所引起的問題後，我們來看看這個變調在甚麼情形下產生。一般來說，下陰平調變高平變調，其餘，陰去，下陰入，陽平，陽上，陽去，陽入都變高升變調；上陰平之與高平變調，陰上之與高升變調都是正變同值，那就沒有變與不變的問題；上陰入是上陰平的促聲，通常也是沒有變調，只有用作動詞完成體時變讀高升變調。這條規律具有極普遍性。高平變調前面經已說過，現在就只舉高升變調的例子（註十七）：

(一) 陽平的高升變調：

白油(醬油) <i>baahkyàuh</i>	: <i>baahkyáu</i>	角落頭 <i>goklohktòuh</i>	: <i>goklòktóu</i>
窗簾 <i>chēunglihm</i>	: <i>chēunglím</i>	天台 <i>tìntòih</i>	: <i>tìntóí</i>
花旗(美國) <i>fakèih</i>	: <i>fakéi</i>	晒棚 <i>saaipàahng</i>	: <i>saaipáang</i>
善堂 <i>sihntòhng</i>	: <i>sihntóng</i>	公園 <i>gùngyùhn</i>	: <i>gùngyún</i>
日頭 <i>yahttòuh</i>	: <i>yahttóu</i>	廚房 <i>chyùhfòhng</i>	: <i>chyùhfóng</i>
冷盆 <i>láahngpùhn</i>	: <i>láahngpún</i>	黃皮 <i>wòhngpèih</i>	: <i>wòhngpéi</i>
官場 <i>gùnchèuhng</i>	: <i>gùnchéung</i>	馬蹄 <i>máhtàih</i>	: <i>máhtái</i>
火水爐 <i>fóséuilòuh</i>	: <i>fóséuilóu</i>	番石榴 <i>fàansehklàuh</i>	: <i>fàansehkláu</i>
洋行 <i>yèuhnghòhng</i>	: <i>yèuhnghóng</i>	面盆 <i>mihnpùhn</i>	: <i>mihnpún</i>
教堂 <i>gaautòhng</i>	: <i>gaautóng</i>	暖水壺 <i>nyúhnséuiwùh</i>	: <i>nyúhséuiwú</i>
中文 <i>jùngmàhn</i>	: <i>jùngmán</i>	書枱 <i>syùtòih</i>	: <i>syùtóí</i>
舊時 <i>gauhsìh</i>	: <i>gauhsí</i>	拖鞋 <i>tòhàaih</i>	: <i>tòháai</i>
近來 <i>gahnlòih</i>	: <i>gahnlóí</i>	琵琶 <i>pèihpàh</i>	: <i>pèihpá</i>
葡萄 <i>pouhtòuh</i>	: <i>pouhtóu</i>	蕃茄 <i>fàankèh</i>	: <i>fàanké</i>
禾蟲 <i>wòhchùhng</i>	: <i>wòhchúng</i>	藥丸 <i>yeuhkyùhn</i>	: <i>yeuhkyún</i>
鹽蛇 <i>yihmsèh</i>	: <i>yihmsé</i>	南洋 <i>Nàahmyèuhng</i>	: <i>Nàahmyéung</i>
重陽 <i>chùhngyèhng</i>	: <i>chùhngyéung</i>	新娘 <i>sànlèuhng</i>	: <i>sànléung</i>

註十七：以下例子部份引自下列各書，不逐一標明。王力《廣州話淺說》，喬硯農《廣州話語詞的研究》，K.P.K. Whitaker, *A Study on the Modified Tones in Spoken Cantonese*.

清明	chingmìhng	: chingmíng	蕃薯	fàansyùh	: fàansyú
鹹魚	hàahmyùh	: hàahmyú	臘腸	laahpchèuhng	: laahpchéung
芋頭	wuhtòuh	: wuhtóu	烏龍	wùlùhng	: wùlúng
二胡	yìhwùh	: yìhwú	事頭	sitòuh	: sihtóu
秦琴	chèuhnkhám	: chèuhnkhám	伯爺婆	baakyēpòh	: baakyēpó

(二) 陰去的高升變調

相片	séungpin	: séungpín	錄音帶	luhkyāmdaaih	: luhkyāmdáai
鋼線	gongsin	: gongsín	唱片	cheungpin	: cheungpín
書架	syùga	: syùgá	眼鏡	ngáahngeng	: ngáahngéng
名片	mìhngpin	: mìhngpín			

(三) 陽上的高升變調

老母	lóuhmóuh	: lóuhmóu	龍眼	lùhngngáahn	: lùhngngáan
書友	syùyáuh	: syùyáu	雞心柿	gàisàmchíh	: gàisàmchí

(四) 陽去的高升變調

海味	hóimeih	: hóiméi	被面	péihmihh	: péihmín
臘味	laahpmeih	: laahpméi	雞蛋	gáidaahn	: gáidáan
領事	líhngsih	: líhngsí	電話	dihnwah	: dihnwá
舅父	káuhfu	: káuhfú	坐位	johwaih	: johwaí
姨丈	yìhjeuhng	: yìhjéung	姊妹	jímuih	: jímúí
拐杖	gwáaijeuhng	: gwáaijéung	鄉下	hèunghah	: hèunghá
碌柚	lūkyauh	: lūkyáu	單位	dāanwaih	: dāanwaí
笑話	siuwah	: siuwá	半夜	bunyah	: bunyé

(五) 下陰入的高升變調

燒鴨	siu'aap	: siu'áap	攔尺	gaanchek	: gaanchék
請帖	chéngtip	: chéngtíp	金鈺	gāmggaak	: gāmggáak
禾花雀	wòhfàjeuk	: wòhfájéuk	孔雀	húngjeuk	: húngjéuk

(六) 陽入的高升變調

木盒	muhkhahp	: muhkháp	風粟	fùngleuht	: fùngléut
白鶴	baahkhohk	: baahkhók	唱碟	cheungdihp	: cheungdíp
萬字夾	maahnjihgihp	: maahnjihgíp			

從上面的例子中，我們發覺高升變調能夠和各聲母和韻母結合，並且與各調類同時出現。所以，從語音環境中找出變調的規律可以說是不可可能的。不過，從另一個角度去分析變調的現象，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基本原則，就是高升變調絕大多數出現在連讀的後一音節，構成一個複音名詞。我們雖然不能把這個高升變調看作粵方言構詞上複音名詞獨一的標誌，因為粵方言中複音詞的末一音節並不是全部都讀高升變調的。不過粵人在自己創造的新詞中確有利用 35 調和 55 調作為複詞標誌的傾向。所以，一個書面音還是保留着基本調值的字，用於口語和方言性的詞中都讀變調。這就是說：在詞素中讀 35 調的同位語是很富有地方色彩，而讀本調的同位語是承着漢語歷史演變而來，如：晒棚的棚 páang 和瓜棚的棚 pàahng，後者在漢語詞彙中可以找到，前者則見於粵方言詞彙中。

為了更明確的說明這一點，我們試看粵方言中外來語的一項最有規律的現象。由於和外國人長期頻繁的接觸，粵人特別是香港人不自覺地經常把外國語詞混入日常口語中，來補充詞彙的不足，甚或替代中國語詞。這些外來語絕大多數是音譯，只有一部份是音意並用。在對音方法上，通常在兩個複輔音之間加上一個元音，讀作兩個音節，如：非林 (film)，也有把原有的複輔音或音節簡化的，如：籛 (gross)，咪 (microphone)。不管怎樣逐譯，這些外來詞的最後音節一定是 55 調或 35 調，差不多沒有例外，茲舉例如下：

ball	波	bō	cent	仙	sīn
card	咭	kāt	stamp	士担	sihdāam
pan	鏘	pāang	steam	士店	sihdīm
mile microphone	咪	māi	stick	士的	sihdik
pump	泵	bām	taxi	的士	diksi
mark	嘜	māk	waste	威士	wāisí
tire necktie	呔	tāai	wire	威也	wāiyá
laine	冷	lāang	spanner	士巴拿	sihbānā
guitar	結他	gihtā	bar	酒吧	jāubā
fashion	花臣	fāsán	shirt	恤衫	sēutsaām
partner	拍檔	pāatná	tart	登撻	daahntāat
toast	多士	dōsí	pair	嘜牌	pēpāai

coolie	咕喱	gūlēi	sofa	梳化	sōfá
saxophone	色士風	sèksihfúng	curry	咖喱	galēi
vaseline	花士令	fàsihlíng	insurance	燕梳	yínsō
quarter	骨	gwāt	cigar	雪茄	syutgā
pass	派士	pāsí	bus	巴士	bāsí

有些粵語外來語所表達的概念，在國語裏別有新詞，如：士担稱作郵票，花士令稱作凡士林，士店稱作蒸氣等等。這些新詞也在粵方言中同時並用，但是由於它們都不是粵方言中特有的詞彙，所以複音詞的最後一個音節也不一定讀 55 調或 35 調。

這種變調在語言交通上的作用，還可以表示：(一)習見，(二)熟識，(三)親切的事物，人物或動作。譬如：澳門是香港人都熟識的地方，所以門字不讀 mùhn 而讀 mún。但是新城是廣州市區名，香港人不認識這地方的，都讀 sànsihng，而廣州人則叫 sànsíng。又如相熟朋友之間的稱呼，多是把姓或名變讀，並在前面加「阿」、「老」等字，如阿陳、阿張都是。不過這裏對變調的性質和功用上的說明，並不是一項不變的定律，例如老李的李字，老蔡的蔡字只讀本調，不讀變調。在學習粵語的過程中，學者往往於運用變調有過猶不及的情形，而是否能夠恰到好處，就成為有沒有本地感 (native feeling) 的試金石。

變調在構成複合名詞上的運用還有一個語法對立的因素。我們知道在古代漢語中用調類來區別詞類是一個普遍現象。所以非名詞詞素與另一個字結合為一個複合名詞並且作為該詞的末一音節時，必定改變它的基本調來適應構詞上的需要，例如：

鉛筆刨 (名詞)	yùhnbātbáau	: 刨 (動詞) 鉛筆	bāauh yùhnbāt
牙 鉗 (名詞)	ngàhkím	: 鉗 (動詞) 牙	kíhm ngàh
橫水渡 (名詞)	wàahngséuidóu	: 渡 (動詞) 河	douhhòh
古 玩 (名詞)	gúwún	: 玩弄 (動詞)	wuhnluhng
黃 斜 (名詞)	wòhngché	: 斜 (修飾詞) 坡	chèhbō
燒 賣 (名詞)	siúmáai	: 賣 (動詞) 貨	maaih fo
案 件 (名詞)	ngongín	: 一件 (量詞)	yātghn
魚 片 (名詞)	yùhpín	: 一片 (量詞)	yātpin
雞毛掃 (名詞)	gàimòuhsóu	: 掃 (動詞) 地	sou deih
圖 畫 (名詞)	dòuhwá	: 畫 (修飾詞) 舫	wahfóng

在單字方面，有少數不是來自古代清聲母的上聲字，例如：橙、絨、房、梨、桃都只有 35 調一讀。照一般規律，它們都應屬陽平調，（事實上在中山方言裏，這些字仍讀陽平），這是因為在廣州音裏，它們早已「以變為常」，到今天已經久假而不歸了。

高升變調在構詞上除了作為複音名詞的一個標誌外，它在（一）名詞、（二）修飾詞的重疊上，有一定的規律，現在分述如下：

（一）名詞重疊：這裏的名詞只包括普通一些稱呼語，重疊的形式是 A A。第一音節變讀 21 調，第二音節如果是下陰平的變讀高平調，其餘的都變讀高升變調。21 變調在粵方言中很少出現，所以我們在這裏稍作交代，因為沒有特別討論的必要。

哥哥	gògò	→	gòhgō	弟弟	daihdaih	→	daihdái
爸爸	babà	→	bahbā	妹妹	muihmuih	→	mùihmúi
媽媽	māmā	→	māhmā	仔仔	jáijái	→	jáihjái

規律： 53: + 53: → 21: + 55:

非53: + 非53: → 21: + 35:

例外：太太 taaitaai → taaitái 姐姐 jéjé → jèhjè

（二）修飾詞重疊：

（甲）生動重疊：

(a) 重疊的形式是 A A B，在語法的功能上有加強形容程度的作用。A B 是一個詞，可以在粵方言中獨立存在。

禽禽青 kàhm kàhm chéng → kàhm kám chéng

立立亂 lahplahplyuhn → lahplápluhn

印印腳 yanyangeuk → yanyángéuk

踭踭腳（逍遙貌）nganngangeuk → nganngángéuk

規律： x + x → x + 35: x = 疊字的聲調，以下同。

有些兩個音都讀 55 調的，如啱啱線 ngāamngāamsin，我們把它看作連調變化。這條規律在香港已漸漸不適用，因為這裏有一部份人把第二音節的基本調保留不變。

(b) 重疊的形式是 B A A，或是 A A B B 的。這一類型和前一類不同，不

單只聲調上保留不變，而且沒有加強形容程度的作用。A A B B 是 A B 的連疊，A B 是一個詞，可以在粵方言中獨立存在；但是 B A 不是一個詞，它一定要用 B A A 這一種型式出現。

黑麻麻	hāakmàmà	古古怪怪	gúgúgwaaigwaa
瞭查查	mùhngchàhchàh	淒淒涼涼	chàichàilèuhnglèuhng
慌失失	fòngsàtsāt	穩穩陣陣	wánwánjahnjahn
儂耕耕	sòhgānggāng	靜靜局局	jihngjihngguhkguhk
爛熔熔	laahnyùhngyùhng	顛顛蠢蠢	dìndincheuncheun
瘦蝻蝻	saaumáanmáan	客客氣氣	haakhaakheihei
肥腩腩	fèihtàhtàhn	頻頻倫倫	pàhnpàhnlàhnlàhn

這一類型的重疊並不發生變調，在這裏特別提出來是為了和前一類互相比較。

(乙)擬音重疊：重疊的形式是「A A 聲」。第一個音節不變，第二個音節讀高升變調。有些兩個音節都讀 55 調的，如：啾啾聲 yiyisèng，媽媽聲（粗言濫語大罵之聲）māmāsèng，我們把它看作連調變化。

滴滴聲（表示鐘錶聲）	dihkdihksèng	→	dihkdíksèng
灑灑聲（表示下大雨聲）	sàhsàhsèng	→	sàhsásèng
咁咁聲（表示痛苦叫聲）	yàhyàhsèng	→	yàhyásèng
咕咕聲（表示怨恨聲）	gùhgùhsèng	→	gùhgúsèng
喲喲聲（表示動作匆忙聲）	làhlàhsèng	→	làhlásèng
規律：	x + x + 聲	→	x + 35 : + 聲

(丙)比較重疊：粵方言單音修飾詞重疊後，再加上聲調變化，可以產生形容程度不同的作用。正如生動重疊一樣，變調出現於疊字的第一個或第二個音節都有不同的意義。

(a)單音修飾詞重疊後第一音節讀高升變調的，表示最高級的程度。但是一部份香港人還是喜歡在單音修飾詞前加一個「好」字，更有一部份人在疊字中間加一個「一」字來達成同樣的語法作用（但並不普遍）。從「白一白 baahkyätbaahk」這種結構看來，「白白 báakbaahk」也可

以看作一種縮減形式。

白白	báaakbaahk	好白	hóu baahk	白一白	baahkyätbaahk
紅紅	húngghùhng	好紅	hóu hùhng	紅一紅	hùhngyāthùhng
長長	chéungchèuhng	好長	hóu chèuhng	長一長	chèuhngyātchèuhng
熱熱	yítyiht	好熱	hóu yiht	熱一熱	yihtyātyiht
涼涼	léunglèuhng	好涼	hóu lèuhng	涼一涼	lèuhngyātlèuhng
靚靚	léngleng	好靚	hóu leng	靚一靚	lengyātleng
肥肥	féifèih	好肥	hóu fèih	肥一肥	fèihyātfèih
掂掂	dímdihm	好掂	hóu dihm	掂一掂	dihmyātdihm
規律：	$x + x \rightarrow 35 : + x$				

(b) 單音修飾詞重疊後第二個音節讀高升變調，再加詞尾「㗎」，表示略為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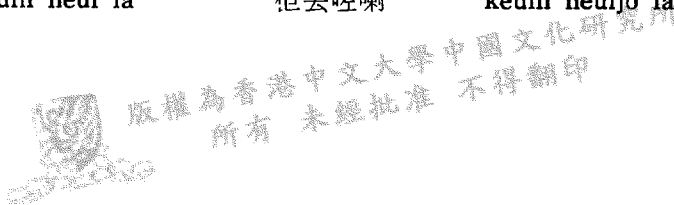
白白㗎	baahkbaahkdéi	→	baahkbáakdéi
紅紅㗎	hùhngghùhngdéi	→	hùhngghúngdéi
肥肥㗎	fèihfèihdéi	→	fèihféidéi
長長㗎	chèuhngchèuhngdéi	→	chèuhngchéungdéi
定定㗎	dihngdihngdèi	→	dihngdíngdéi
麻麻㗎	màhmàhdéi	→	màhmáhdéi
趣趣㗎	jeuijeuidèi	→	jeuijéuidéi

除了修飾詞外，有小量動詞也可以利用變調來表示略為的意思。如：明明㗎 *mihngmíngdei*，表示略略明白的意思。

規律： $x + x \rightarrow x + 35 :$

高升變調在語法上還有縮減作用。它出現於動詞的時候表示動作已經完成，也就是說它替代了動詞完成體詞尾「咗」*jó*。這種用法在香港比較沒有在廣州那樣流行，有些人還是喜歡保留這個詞尾「咗」。

個賊已經捉喇	go cháak yíhngìng júk la	個賊已經捉咗喇	go cháak yíhngìng júkjo la
佢嚟喇	kéuih lái la	佢嚟咗喇	kéuih làihjó la
佢去喇	kéuih héui la	佢去咗喇	kéuih heuijó la



佢落堂喇 kéuih lók tòhng la 佢落咗堂喇 kéuih lohkjò tòhng la
 食飯未呀 sík faahn meih a 食咗飯未呀 síh kjò faahn meih a
 你買書未呀 néih máai syù meih a 你買咗書未呀 néih máaihjó syù meih a

(買和賣變讀後便沒有分別)

規律： x + 咗 → 35 :

此外，在動賓結構「A - A」和量詞重疊「- A - A」這種形式裏，把其中「-」字用高升變調來取代：

(甲) 踢一踢佢 tak yättek kéuih → 踢踢佢 téktek kéuih
 刷一刷對鞋 chaat yätchaat deui hàaih → 刷刷對鞋 cháatchaat deui hàaih
 摺一摺張紙 jíp yätjip jèung jí → 摺摺張紙 jípjip jèung jì
 教一教佢 gaau yätgaau kéuih → 教教佢 gáaugaau kéuih
 掃一掃張枱 sou yätsou jèung tòi → 掃掃張枱 sóusou jèung tòi
 揸一揸個鐘 gahm yätgahm gojüng → 揸揸個鐘 gámgahm go jüng

規律： x + yät + x → 35 : + x

(乙) 一隻一隻 yätjek yätjek → 一隻隻 yätjékjek
 一架一架 yätga yätga → 一架架 yätgága
 一嚙一嚙 yätgauh yätgauh → 一嚙嚙 yätgáugauh
 一件一件 yätgihn yätgihn → 一件件 yätgíngihn
 一對一對 yätdeui yätdeui → 一對對 yätdéuideui
 一份一份 yätfahn yätfahn → 一份份 yätfánfahn
 一個一個 yätgo yätgo → 一個個 yätgóg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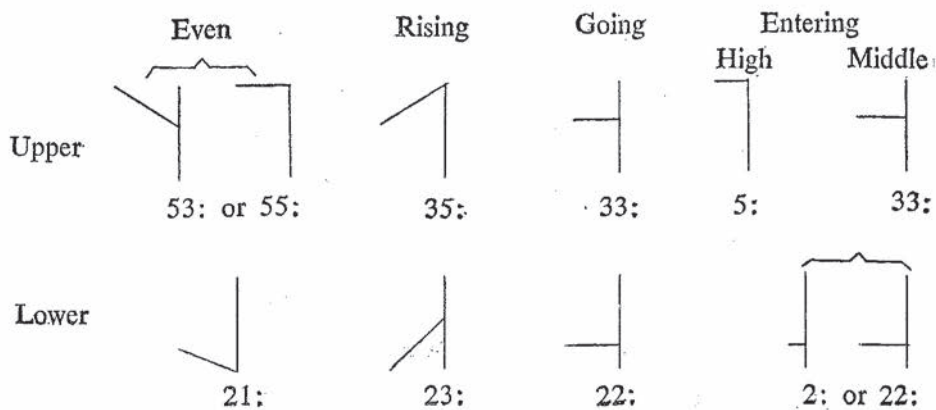
規律： yät x + yät x → yät 35 : + x

A study on the Upper Even Tone and Changed Tones in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A Summary)

CHEUNG YAT-SHING

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there are three pitch contours in Cantonese, namely, level, rising and falling, each of which has an upper and a lower register making six tones altogether. In the traditional order of reckoning, the three types are called the Even Tone (平聲), the Rising Tone (上聲), and the Going Tone (去聲). In addition to these six tones, words with consonantal endings -p, -t, -k have a level pitch contour of upper, middle or lower register. They are traditionally grouped into special tone classes called the High Entering (上陰入), the Middle Entering (下陰入), and the Lower Entering (陽入). However, Entering Tones (入聲) can be disregarded, because tones are recognised by pitch contours rather than by consonantal endings. In his *Cantonese Primer*, Prof. Y.R. Chao describes these tones by a simplified time-pitch graph of voice:



It has long been pointed out by scholars that there are two variants in the Upper Even, the tonal values of which are 53: and 55:. The former is regarded as the basic form, while the latter the changed; but no conclusion as to the nature of these variants, whether free or conditional, has been arrived at. Recently Tsung Fu-pang (宗福邦) observed that in standard Cantonese there are sufficient minimal contrast pairs to establish that these variants are actually two independent tone classes.

This paper produces further evidence based on Cantonese as spoken in Hong Kong to support Tsung's proposition. Although phonological conditions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Upper Even is unclear, it appears that Tone 55: occurs chiefly in concrete nouns, and also in a few particles and measure words, while Tone 53: in abstract nouns, verbs and adjectives. Thus Tone 55:, here named the High Even (上陰平) as opposed to the Middle Even 53: (下陰平), is the seventh tone in Cantonese.

In addition to the basic tones, there are two changed tones in Cantonese having tonal values of 55: and 35: which are in coincidence with that of the High Even and that of the Upper Rising respectively. Generally speaking, the changed Tone 55: is a free variant of the Middle Even in colloquial language as well as in tone sandhi. The rules for tone sandhi are:

1. Middle Even + High Even → Changed Tone 55: + High Even
2. Middle Even + Middle Even → Changed Tone 55: + Changed Tone 55:

The second rule only applies to colloquial language, and both words in juxtaposition remain unchanged in reading. Changed Tone 35: is a variant for all tones other than the Middle Even. It usually occurs in the last syllable of a compound noun to express familiarity, in verbs for substitution of the perfective aspect marker *jó* (咗), and in the last syllable of numeral-measure compound when it is followed by a reduplicated measure. Both changed tones appear in reduplicated terms of relationships. For reduplicated modifiers, the different positions of their appearance imply different degrees of comparison.